

安徽省傳統劇目彙編

皖南花鼓戲

(第三集)

要 目

大清官	烏金記
-----	-----

白扇記	西樓會
-----	-----

倒栽蔥	太平山
-----	-----

安徽省文化局劇目研究室編

皖南花鼓戏三集目次

大清官·····	1
烏金記·····	42
白扇記·····	76
卖花記·····	103
湘子渡妻·····	133
站花墙·····	146
西楼会·····	166
倒栽藕·····	180
天平山·····	203
云楼会·····	227

大 清 官

柯正貴口述本

前 記

府尹余成龙微服私訪，聞水賊强要渡錢，杀害行人；余亲身載渡探察，被水賊打落河中，幸为观音救至沈秀英处。沈秀英丈夫被惡霸馬三宏所害，乃自毀面容，馬护之江边令其养伤；余認为义女，授以白紙扇，上写苦状，迨馬归，余以应答机智得脫。又聞紅門寺张和尚为非作歹，姦辱民女，张为康熙內亲，官宰側目，任之縱之；余只身入寺，訪查虚实，被张識破，置余于鑪內，烈火焚燒，复为观音救出。途中，余又遇欺詐乡人，勒索民財之簿司。后余发兵剪除水賊、惡霸，兵燹紅門寺，斬张和尚，革除簿司，为民除害。

此剧与“小清官”（余成龙子余文榜私訪故事）是花鼓戏仅有的二个清官訪查除奸鋤暴的戏。

此剧由郎溪花鼓戏剧团紀錄，蕪湖专署文教办公室剧目組校对。

人物：

余成龙	（簡称余）	李昌儿	（簡称李）
門子甲、乙	（簡称門）	张老和尚	（簡称张）
黃天霸	（簡称黃）	貨郎	（簡称貨）
张 龙	（簡称龙）	吾 发	（簡称发）
李 虎	（簡称虎）	呆和尚	（簡称呆）
观 音	（簡称观）	众彩女	（簡称众）

馬三宏	(簡稱馬)	簿司	(簡稱司)
沈秀英	(簡稱秀)	水賊	(簡稱水)
連登高	(簡稱連)	兵丁數人	(簡稱兵)

第 一 場

(余成龍上)

余：(引)領旨出朝，地動山搖。

(詩)河南八府水連灘，上有五湖下有山，掌着懷安并懷慶，河南開封并豫南。

(白)本院余成龍。奉旨來保定府上任，自上任接了狀子三張，有心外面巡察暗訪，但不知賊寇是真是假。想起此事令人可恨！

(唱“淘腔”)有本院坐公館心中暗想，想起了做官人好不悲伤。在京都領聖旨保定府把任上，初上任接過了狀子三張。頭一狀告的是蒲橋渡上，有張龍和李虎兩個賊強。第二狀告的是黃土崗上，黃土崗馬三洪自立為王。第三案告的是紅門寺上，紅門寺有一個張老和尚，鄉下的美女們把香來降，他不該把美女地下來藏。我心想在外面巡察暗訪，裝就了算命去訪賊強。叫三班你與我便衣換上，三班前來細說端詳。此一回到外面巡察暗訪，衙前的大小事要你們承當。有百姓到衙前喊冤告狀，接狀子等老爺轉回衙堂。交代了眾三班兩廊退下，回轉拿卦板去走外鄉。(轉“迈腔”)有本院出公館心中納悶，打起卦板散散精神。上打始立上中下，下打才分天地人。左打五行生父子，右打八卦定君臣。有本院一路上發了酒癮，找一個店房去用點心。來之在店房外停步站定，又把店家叫一聲。

(白)店家請了！(店家李昌兒上)

李：(白)隔壁三家醉，開闢十里香。門外高聲語，出外觀端詳。原來是先生，是不是飲酒而來？

余：(白)正是。

李：（白）請進店房。請坐，老客人用什么酒？

余：（白）報酒名上來。

李：（白）高粱，

余：（白）不用。

李：（白）五加皮，

余：（白）不用。

李：（白）白玫瑰，

余：（白）不用。

李：（白）這不用那不用，你到底飲什么酒？

余：（白）你那招牌上寫的什么？

李：（白）招牌寫的是狀元紅。

余：（白）出門人愛的是狀元紅。就把那狀元紅燙上一瓶。

李：（白）伙計們，把那狀元紅燙上一瓶。用什么菜？

余：（白）報菜名上來。

李：（白）鹵鷄子？

余：（白）不用。

李：（白）鹵鴨？

余：（白）不用。

李：（白）這不用那不用你用什么菜呢？

余：（白）你店堂可有“滾盤珠”？

李：（白）开店開老了，還不知“滾盤珠”是什麼東西呢？先生我在你
頭上領個教！我不知“滾盤珠”是什麼東西？

余：（白）就是醃黃豆！

李：（白）噢！就是黃豆子啊！伙計們搞三個錢的黃豆子。酒菜一起在
此，我就告辭了！

余：（白）你到那里去？

李：（白）我到後面謄寫殘帳，

余：（白）兩句常言你可知道？

李：（白）略知一二。

余：（白）一人呢？

李：（白）不飲酒。

余：（白）二人呢？

李：（白）不賭錢。

余：（白）好哇！一人不飲酒，二人不賭錢。來陪老漢飲一杯酒，酒菜錢一齊算我的。

李：（白）我去拿個杯子。

余：（白）我把你好有一比，

李：（白）比從何來？

余：（白）閒時辦！

李：（白）急時用，

余：（白）急時辦！

李：（白）不中用。

余：（白）有用啊！店老板高名上姓？

李：（白）我姓李。

余：（白）我看到你的招牌，知道你姓李，問名不問姓。

李：（白）我叫李昌几，

余：（白）你不是好人。

李：（白）我怎見得不是好人呢？

余：（白）你这大年紀怎么冒“几”称？

李：（白）我此地有些年青之人，时常因吃酒之事吵吵鬧鬧，那时老漢上前勸說几句，他們信我的話便罷，如不信我的話，我上面給他一拳，底下給他一腿，因此他們送我一个“綽号”叫“昌几”。

余：（白）雅号传千里。

李：（白）无名沒九洲。

余：（白）有九洲。此地叫什么地方？

李：（白）此地就叫黃土崗。

余：（白）黃土崗离蒲橋渡多远？

李：（白）（一驚）老先生飲酒吧。

余：（白）为什么提趕蒲橋渡就大驚小怪。

李：（白）非是我大驚小怪，有两个水賊張龍李虎。兄弟二人行兇填道，惡要船錢，推車要二百四，挑担要得一百六十文，空手要八十個。

余：（白）要沒有呢？

李：（白）將你打下江去！

余：（白）這是你親眼看見還是听人所講？

李：（白）這是我親身所遇。

余：（白）敢是真的嗎？酒不飲了，酒菜錢在此，小老儿告辭了。

李：（白）你到那里去？

余：（白）我要到蒲橋渡走走。

李：（白）我勸你不去的好。

余：（白）一定要去！

李：（白）這老头皮气怪力犟的很，我叫他不去他偏偏要去，我怕你是個人，回來是個魂，不管人家門前雪，只管自己瓦上霜。我后面去謄写我的殘帳。（下）

第 二 場

（觀世音上）

觀：（唱“淘腔”）紫竹林冒嫩筍霞光万彩，我本是慈航道降下凡來。我的父他本是真龍下界，我的母他本是鳳凰轉胎。可嘆得二老缺少后代，所生我姊妹三人都是裙釵。大姐配過了皇王后代，二姐姐招駙馬保守龍台。我三女看破了紅塵世界，一心心在佛堂苦吃常齋。我父王知道了龍心不愛，趕之在西花園照守花台。西天佛來的好快，才將我修行女救出城來。他將

我帶至在白雀寺躲，每日里在廟堂苦吃常齋。我父王知道了
龍心不愛，帶欽兵五百個火焚廟台。燒死了眾尼僧性命不在，
修行女脫凡體駕坐蓮台。今日里在廟堂心不爽快，肉跳心驚
為何來。十字八卦從頭來排，原來是文曲星身有難災。吾道
不救等誰人去救，我不救他等候誰來。駕起祥雲蒲橋渡，
余大人打下水救他起來。(下)

第 三 場

(李虎張龍上)

龍：(白)兄弟霸占在河坡，

虎：(白)過去過來人許多。

龍：(白)有錢之人來過渡，

虎：(白)無錢之人打下河。

龍：(白)我張龍、二弟李虎，兄弟二人霸占蒲橋渡口，槳蕩江心一走！

(唱淘腔)兄弟二人在河坡，

虎：(唱)過去過來人許多。

龍：(唱)有錢之人來過渡，

虎：(唱)無錢之人打下河。

龍：(唱)將船蕩在江心過，

虎：(唱)等候行人來過河。(下)(余成龍上)

余：(唱)我在黃土崗得了一信，要到蒲橋渡去訪強人。來之在河坡拾
頭覷定，大旗扯到半天雲。推車的他要二百四，挑担要一百
六十文，空手他要八十個，若要無錢打下江心。罵一聲此地
官府百事不問，你的百姓到那里去把冤伸。來之在河坡下立
站河埠，又把水手叫一聲。

(白)水手請了！

龍：(唱“流水”)兄弟二人把酒飲，又听河岸鬧沉沉。抽開芦席來覷
定，得見老儿在此存。

(白)老儿是过渡而来?

余: (白)正是过渡而来。

龙: (白)包裹打上。

余: (白)打上扶手。(上船)水手那厢打坐?

龙: (白)官舱打坐。

余: (白)小小船舱那容官舱?

龙: (白)麻雀虽小，肝胆俱全。

余: (白)好一个肝胆俱全，水手将风篷扯起。

龙: (白)弟兄将风篷拉起，老儿风篷拉起来了。

余: (白)风大浪大开船要小心伺候。

龙: (白)打坐船舱要坐稳了，你与我小心了。

余: (唱)有本院坐船舱心寒胆颤，观张龙和李虎两个贼贗。船开头走
江心如同放箭，他二人必定是大大刁贗。有本院四月初保定到
案，定将贼人头挂高桿。水手荡槳往前赶，停棹罢槳为那端?

(白)停船罢槳不知为了何事?

龙: (白)到了。

余: (白)到了什么地方?

龙: (白)到了老子要錢地方来了。

余: (白)咳! 要錢就要錢，为何老子相称?

龙: (白)蒲桥渡口誰人不知老子二字是我哥弟二人的派行。离了老子
不能讲话。

余: (白)那也就难怪了，这位老子高名上姓?

龙: (白)老子叫张龙。你与老子打听，你与老子小心了。

余: (白)让我与你記下了。这位老子高名上姓?

虎: (白)老子叫李虎，你与我小心了!

余: (白)让我与你記下了。我现有八文銅錢，买飯不飽吃酒不醉，二
位大哥收下。

龙: (白)拿过来! 老儿我再問你!

余：（白）問我何來？

龍：（白）你是初過蒲橋渡是久過蒲橋渡？

余：（白）初過怎講久過怎講？

龍：（白）要是初過就不見怪于你，渡你過去。

余：（白）要久過？

龍：（白）要是久過抬頭一看！帥子旗拉在半天空中，推車二百四，挑担要一百六十，空手得八十文。八文錢要他何用，我將它拋在江心。

余：（白）你哥第二人好生無禮。

龍：（白）怎樣無禮？

余：（白）八文錢有皇上的國號，如果拋在江心，人家不要告你嗎？

龍：（白）告我沒有由頭。

余：（白）現有八個字的由頭。

龍：（白）那八個字的由頭？

余：（白）船行江心，惡要船錢，這八個字的由頭。

龍：（白）這老兒不是好東西，二弟不免將他打下江心。

虎：（白）此計甚好。

龍：（白）老兒在船頭可看到稀奇寶貝？

余：（白）什麼稀奇寶貝？

龍：（白）一個魚兒兩個頭，

余：（白）現在何處？

龍：（白）現在船頭之下。

余：（白）我們觀寶大家小心，啊！水手這裡無有呀。

龍：（白）去你娘的，打下水去。（觀音上將余救走）二弟，老兒好有一比，

虎：（白）比從何來？

龍：（白）秤鉈下水，

虎：（白）此話怎講？

龙：（白）一沉到底。船艙可有酒？

虎：（白）有酒。

龙：（白）我二人飲酒。哈哈！（下）（观音引余成龙上）

观：（吟）善哉！善哉！苦处难挨！我神不救等候誰来。

（白）余大人甦醒，我神去了。（观音下）

余：（唱“倒板”）我适才在江中丧了命，（叫头）张龙，李虎，我把你这个贼呀！（唱）三魂杳杳又还魂。大江之中丧了命，上神搭救我命残生。走上前、双跪定，三跪九叩谢上神。头磕四个身站定，（内笑）又听得贼子发笑声。贼子不笑旁的事，他笑本院命归阴。身上的衣裳湿干淨，肚中飢餓路难行。正行走抬起头用目观定，这茅棚不远在此程。来在茅棚身站定，在棚外伏耳細听。（内：苦啊！）又听得茅棚内大放悲声。听声音不象男子汉，好象二八女钗裙，来在茅棚外身站定，内面的男和女請了一声。（沈秀英上）

秀：（唱）沈秀英在茅棚心如刀绞，想起了馬三宏无义的强盜。我的夫他待你那点不好，苦苦的害我夫所为那条？恨三宏不由人淚往下掉，又听到茅棚外吵闹噪噪。低头暗想明白了，馬三宏回来了难开交。走上前开柴扉假装語笑，茅棚外站一位老迈年高。头戴一頂黄金帽被水湿了，穿一件海棠青水往下掉。走上前见先生把話来表，尊一声老先生細听根苗。莫不是江湖上不学正道，想必是在世界行兇放刁。莫不是在人間打僧罵道，莫非是一路上过桥拆桥。这茅棚本是馬老爷所造，我指一条阳关大道远远的脫逃。

余：（唱）这大姐出此言話說錯了，出門人把实話細說根苗。我不是在世界行兇霸道，我不是一路上过桥拆桥，我不是在世界打僧罵道，我不是世界上行兇放刁。我本是江湖上八字算到，清早起又遇见独木桥。年迈人眼暈花双脚失掉，打湿了我长衣和短袍，是这等我才把大姐門叫，向大姐討火烘烤干衣袍。

秀：（唱）又听老先生把话来表，怎不叫沈秀英想在心梢。我任凭馬三宏把我杀了，我今天要搭救老迈年高。老先生随我茅棚走到，二八女到后面去拿干樵。（下、端火上）老先生坐攏烤衣袍。

余：（唱）这样的賢娘女世界少，看一盆火烘烤衣袍。上身烤来下身也烤，混身烤的气烟冒。身上寒冷有火来烤，肚中飢餓心中难熬。叫大姐你与我火盆撤了，大姐坐攏来細問根苗。我看你不是此地人，你好像远方逃难的女嫂。你把你的实情話对我来表，我上来下去也好酬劳。

秀：（唱）老先生你問我心如刀裁，細听我沈秀英表訴家来。表家乡家住沈邱县外，出北門五里远有我家来。我爹爹沈品御人称員外，我母亲康氏女执掌家財。可嘆我二老缺少后代，所生我沈秀英二八裙釵，二爹娘他与我灯花結彩，許配了連登高到老的同偕。怪只怪沈邱县大于三載，草无根树无叶百花不开。夫妻們在家中万般无奈，我的夫挑碗盞逃奔在外。夫妻們逃之到蒲桥渡蹊……

余：（白）沈大姐你也到过蒲桥渡嗎？

秀：（白）我也到过蒲桥渡。

余：（白）傍处不詳，单問蒲桥渡。

秀：（唱“半口歇”）有张龙和李虎，噯！——老先生啦！摆下渡来。

（唱）我夫妻上船后招下禍来，船行江当中贼要錢鈔。我夫他訴說分文未带，他將我夫妻們打下水来。多虧了打魚的来的好快，才將我夫妻們打救起来。夫妻們搭救在烏无县外，夫幫工妻洗衣慢慢度来。多虧了王仁兄百般恩愛，他賜我的銀錢酒店来开。开酒店一个月清閒自在，开酒店两个月无禍无災。开酒店只开到三个月外，馬三宏来飲酒走进店来。二八女漂衣裳廊簷来晒，那賊子不飲酒偷看裙釵。見奴家容顏好把馬來帶，回家去跟书僮訂下計来。那书僮下請東店房內

踪，他訴跟我的夫拜过把来。我的夫接請束他家內踪，那賊子见我夫摆下酒来。饮酒一更时快乐自在，饮酒二更天无禍无災。饮酒只待三更天外，

余：（白）三更天怎样呢？

秀：（哭唱）拿鋼刀杀丫环禍从天来。他訴說我的夫将人杀害，叫家員把我夫細綁起来。将我夫送之在烏无县外。訂死罪冬至日要把刀开。一計沒有二計又害，他要我沈秀英配下同偕。沈秀英听此言粉脸毀坏，十指尖尖抓破臉血流下来。那賊子他看我容顏毀坏，盖茅棚有三間养下伤来。眼睁睁到了九十天外，怕只怕一百天难免禍災。老先生跑江湖常走四外，馬三宏做的事該是不該。

余：（唱）又听到沈大姐把話來說，罵一声馬三宏狗強賊。一里猴二里王誰人敢惹，搶美女霸家田那还了得。回头来問一声沈家大姐，馬三宏的根源事你可曉得？

秀：（唱）問起馬三宏来將門掩好，馬三宏根由事細說根源。他父亲本是挑柴卖草，他的母本是个看花女奴。他二人在馬房春心动了，才生下馬三宏这狗強盜。馬三宏出世来命运不好，先死父后死母命归阴曹。多虧了外公父将他撫抱，撫养到七八岁自称英豪，那賊子十多岁漂航学道，学一个剃头匠比人还高。自那天在乡下把头剃了，又遇到十四大王打獵逍遙。十四王看賊子面象恶造，將賊子帶到山寨把香来燒。狗賊子得銀錢把帳分了，害了多少儿女百姓所為那条。放一两要二两分文不少，放四两要半斤不少分毫。有田地將田地被他算了，无田地妻子儿女算与了強盜。与先生冤枉苦还未訴了，

余：（唱）又听得馬鈴响鬧嘈嘈。

（白）沈大姐那里馬鈴响亮？

秀：（白）想必是馬三宏那个賊子回来了。

余：（白）沈大姐那如何是好呢？

沈：（白）不免在碗廚躲避一時。

余：（白）我們要小心了，（下）（馬三宏上）

馬：（唱“流水”）八月十五月正高，後面來了馬英豪。老天爺保佑我
長生不老，要把連登高一筆勾銷。催馬加鞭茅棚到！秀英開
門老子回來了。

（白）秀英開門，秀英開門，呸！秀英開門！

沈：（白）來了，大王回來了。

馬：（白）老子回來了。

秀：（白）大王請進。

馬：（白）帶路。（馬三宏進門，東張西望）

秀：（白）大王回的家來東張西望，敢是失掉什麼？

馬：（白）你一人在此，那有二人的聲音？

秀：（白）這個，

馬：（白）這個什麼？

秀：（白）思念大王。

馬：（白）你在怎講？

秀：（白）思念大王。

馬：（白）哈哈！哈哈！嚕哈哈！秀英那里响亮？

秀：（白）這個？

馬：（白）這個什麼？

秀：（白）碗盞打脾寒。

馬：（白）去你的娘啊！

（唱“流水”）老子活了三十三，沒見過碗盞打脾寒，手舉寶劍往
後砍，（下，拖余上）後面拖出了老狗彘。天上有路你不走，
地下無門你闖進關。

余：（唱“二六”）大王休得要惡氣躁躁，小老兒言語細听根苗。我本
是江湖上八字算到，清早起又遇到獨木橋。年邁人眼暈花雙
腳失掉，打濕了短衣和長袍。是這等我才把大王門到，請大

王討火烘烤干衣袍。

馬：(白)怎么你是算命的嗎？

余：(白)正是。

馬：(白)老子也不見怪于你，你与老子爬起来。

余：(白)謝謝大王。

馬：(白)那廂有一个椅儿你坐下了。

余：(白)大王在上那有小老儿的坐位。

馬：(白)老子叫你坐下你就坐下。

余：(白)我就坐下了。

馬：(白)听你之言你是个算命的嗎？

余：(白)我正是測字算命的。

馬：(白)你将老子算一算如何？

余：(白)但不知你是命单还是口訴。

馬：(白)老子乃是命单。

余：(白)有命单你就拿命单上来。

馬：(白)秀英看过我的命单前来！

秀：(白)是。命单在此。算命先生这有命单在此。

余：(白)大王你喜的是直中直，还是爱的奉頌呢？

馬：(白)老子嗎？喜的是直中直。

余：(白)小老儿得罪了。

(唱)罵一声馬三宏你瞎——

馬：(白)瞎什么？

余：(唱)大王我在跟命算命！

馬：(白)你要与我算好了。

余：(唱)瞎了眼睛！八抬的官員当就了算命之人。那是本院我会算命，沈大姐言語記在心头。未曾算八字先犯罪請，小老儿算八字沒得奉承。甲寅乙卯生男命，丙寅丁卯六月生，午寅巳卯日子干淨，辛根四卯好时辰。大王爷出世来一千枪，先死

老子后死娘。論八字你該外公家撫養。撫養到七八岁自称豪强。大王爷出世来命运不通，好比草把子去撞鐘。人家撞鐘噹噹响，大王爷去撞鐘噹也不噹。（秀打手势，馬发现怒，秀下）大王爷这几年运又通，船在江中走順风。火烧竹子节节响，矮子上楼步步高升。

馬：（白）怎么？老子轉了运么？

余：（唱）人家算大王夫人有九个，那是算命人沒有查清，小老儿与大王算了一命，你有十房夫人随后跟。是傍人算大王九十六岁，那也是算命人沒有查清，小老儿今天与大王算一命，活一百岁单一早晨。

（白）恭喜大王，賀喜大王。

馬：（白）恭喜大王何来？

余：（白）大王命帶四卯，

馬：（白）一卯二卯？

：余（白）荣华到老。

馬：（白）三卯四卯？

余：（白）朝天閣老。

馬：（白）算算老子几时閣老？

余：（背白）强盜問我几时閣老？四月初一保定府上任，发动人馬捉拿与他，割他的头，就說他四月初八閣老。大王我給你算到四月初八一定閣老。

馬：（白）算命之子，老子閣老之时，你要来吃一杯喜酒。我是十房夫人旺相还是閣老旺相？

余：（白）这强盜問我，十房夫人旺相还是閣老旺相？我本当說夫人旺相，又恐怕誤了沈大姐的身体。这，……如何是好？有了。大王，十房夫人旺相，大王，不过这里面有尅星之災。

馬：（白）可有解？

余：（白）有解。

馬：（白）怎样解法？

余：（白）后花园中盖起茅棚三間将你十房夫人藏在里面，躲过七七四十九天，再出来拜堂，方保无事。大王将八字收下。

馬：（白）秀英将八字收下，看过白銀一錠。（秀英上）

秀：（白）白銀在此。

馬：（白）退下了。（秀英下）算命老儿，这有白銀一錠你且收下。

余：（白）大王我算八字不过妄談几句，那能收你銀子？

馬：（白）老子叫收下你就收下。

余：（白）实实不敢。

馬：（白）老子叫你收下你就收下，为何囉哩囉苏。

余：（白）謝大王我就告辞了。

馬：（白）回来。

余：（白）回来做什？

馬：（白）这茅棚本是馬老爷所造，下次不准你常来常往。

余：（白）我要常来常往呢？

馬：（白）抬头一看，小心你的狗命。

余：（白）好险！好险！（下）

馬：（白）老子一人在茅棚冷淡不过，到大街去吃酒。秀英帶过老子的馬来！（秀英上）

秀：（白）大王上馬，送过大王。

馬：（白）免送！

秀：（白）送过大王。

馬：（白）免送，

秀：（白）送过大王。

馬：（白）你送老子上天。

秀：（白）不敢。

馬：（白）我諒你也不敢！这茅棚本是馬老爷所造，二回不要証聞人常来常往。